

残剑系列

高唐

高唐作品集

残剑孤星



● 构思情节，奇特新颖；
● 塑造人物，巧夺造化；
● 对话口语，隽永洗练；
● 作品风格，不同俗流。
● 武侠之名著，收藏之精品。

第 1 卷

珠海出版社

残剑系列

贰拾肆

高庸作品集

残剑孤星

● 构思情节，奇特新颖；
● 塑造人物，巧夺造化；
● 对话口语，隽永洗练；
● 作品风格，不同俗流。
● 武侠之名著，收藏之精品。

第

2

卷

珠海出版社

● 构思情节，奇特新颖；塑造人物，巧夺造化；
● 对话口语，隽永洗练；作品风格，不同俗流。
● 武侠之名著，收藏之精品。



ISBN 7-80607-523-2



9 787806 075234 >

ISBN 7-80607-523-2/I·223

定 价：78.00 元（全四册）

残剑孤星

高庸作品集



燕山大学图书馆

I247.58/388

珠海出版社



0252080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残剑系列/高庸著
(高庸作品集)

ISBN7—80607—523—2/I·223 ¥78.00 元

- I. 残…
- II. 高…
- III. 小说—武侠—当代
- IV. I 24.8

残剑系列 (全四册)

© 高庸著

终审: 成 平

策 划: 罗立群

责任编辑: 罗立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 话: 3331403 邮政编码: 519015

地 址: 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 4 层

印 刷: 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56 字数 1246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定 价: 78.00 元 (全四册, 分册 19.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雅而不俗 高而不庸

——《高庸作品集》序

罗立群

高庸，台湾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和电视剧编剧，现移居国外。

高庸，本名王泽远，1932年出生，祖籍四川西充。他出身名门，令尊曾是守护一方的不折不扣的“封疆”大吏。由于世事变化，家境日衰，高中肄业以后，便在台湾经营“小说出租店”谋生。

高庸自幼酷爱读书，雅爱词章，聪慧过人，在经营“小说出租店”期间，他整日拥坐在小说堆里，埋头读书，加上他显赫的门第出身、离乱的身世经历，以及他的对世态炎凉的感悟，他终于激发起创作武侠小说的欲望。

高庸投身武侠小说创作是在1960年，署名为“令狐玄”。由于他从小就着迷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成年后又倾倒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因此，他早期的创作如《九玄神功》、《血影人》、《残剑孤星》等书，受还珠楼主和金庸的影响极大，这种情况，直到他以后创作，仍不

能完全加以摆脱。

1963年，他仗剑再次杀入江湖，笔名改为“金庸”，取意为“高雅而不平庸”。《感天录》是他重入江湖的进见礼，也是他开始名震武林的第一部佳作。嗣后，金庸陆续推出《圣心劫》、《天龙卷》、《玉连环》、《风铃剑》、《铁莲花》、《旋风十八骑》（又名《纸刀》）等武侠精品，成为驰誉一时的著名武侠小说家。

正当走红之际，机缘巧合，他结识了许多影、视圈人士，于是，转而创作电视连续剧，终至一发不可收，最后退出“江湖”，成为一名响当当的编剧。

从1960年初入江湖到1976年退出江湖，金庸在武侠天地里闯荡了16年，创作了近20部武侠小说。除了几部早期作品模仿痕迹较重，水准平平之外，其余大部分创作均可称为武侠精品，有其独特的魅力和特色。

金庸善于创造故事，对营构小说情节更是精益求精，其情节布局诡奇多变，不落俗套，不走常规，常令读者拍案叫绝。

《旋风十八骑》开篇即以劫镖、保镖这一情节引出几路豪杰的明争暗斗。以劫镖、护镖为线索，布悬疑，摆迷阵，前人作品多有涉猎，武侠大家白羽、梁羽生更熟用此套。但金庸却能自出机杼，别出心裁，在相同套路中创出自己的“新招”。他先营造押镖、夺镖双方的气氛，双方各自在首脑人物策划下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行事，双方的头面人物都是足智多谋的高手，可谓“棋逢对手，将

遇良才”，由此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力的比赛，而劫镖一方又分为几路人马，各有打算，暗自较劲。围绕“劫镖”一事引出的故事、争斗，精采绝伦，其艺术匠心直可媲美《水浒传》中的“智取生辰纲”。然而，令人叫绝的还不在此，当旋风十八骑几经周折，终于劫镖得手之后，谁知镖箱内并没有赃官的珍宝，而是一位姿色出众的妙龄少女，并由此牵出江湖谋杀案、古画《百鲤图》以及“鬼眼”金三的诈死等多种疑案，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目不暇接，表现出作者出色的创作才华。

金庸注重细心刻画人物形象，其作品中的人物，大都“可圈可点”，生动传神，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天龙卷》中，主人公江涛这一人物塑造得极为成功。江涛幼遭巨变，身负奇冤，他扮愚藏拙，等待时机。他仁勇兼备，在悬崖断桥上，为抢救梅剑虹、罗小梅，不惜以身犯险，舍命相陪。当他身怀武林秘籍《擎天七式》剑谱译本，而被各路人马追杀之时，毅然采用“釜底抽薪”之计，将剑谱公布于天下，使人人均可凭聪明才智参悟修习，不让少数野心家以此危害整个武林，表现出他的大仁大智大勇，他的出色人品和高尚的境界。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如痴情、善良、可爱的少女燕玲，诙谐、耿直、刚烈的“千面神丐”朱烈，老奸巨猾、心狠手辣的“碧目仙翁”颜光甫，都惟妙惟肖，各极其致。

金庸小说的语言，简洁洗炼，雅俗结合，尤其是书中人物的对话和口语，更是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年龄和当时的心境，隽永、顺畅，亦庄亦谐，殆为一般作家无法企及，为其小说增色不少。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金庸是饱含着人世间的热情、至爱以及浸淫着对人生的感受来创作武侠小说的，因此，他赋予作品鲜明的主题，也赋予人物形象生命的光辉，他创作的武侠小说有着悲天悯人的侠者情怀，是有血有泪，可歌可泣、张杨人性、颂赞仁爱的武侠佳作。

目 录

第 一 章	扑朔迷离	(1)
第 二 章	失魂丧志	(23)
第 三 章	九死一生	(43)
第 四 章	满腹疑云	(62)
第 五 章	伤心怀抱	(83)
第 六 章	一错再错	(102)
第 七 章	欲盖弥彰	(123)
第 八 章	大错铸成	(143)
第 九 章	含冤莫白	(164)
第一〇章	将计就计	(184)
第一一章	红颜薄命	(204)
第一二章	碧罗秘册	(225)
第一三章	心狠手辣	(244)
第一四章	往事如烟	(263)
第一五章	强中之强	(283)
第一六章	咫尺天涯	(302)
第一七章	热情如火	(322)
第一八章	艰难一死	(339)

目 录

第一九章	剑映红颜	(360)
第二〇章	祸福无常	(379)
第二一章	离恨绵绵	(400)
第二二章	英雄末路	(419)
第二三章	假凤虚凰	(439)
第二四章	一步之差	(458)
第二五章	独角火蜡	(480)
第二六章	唾面自干	(500)
第二七章	晴天霹雳	(521)
第二八章	三岛赎宝	(542)
第二九章	自投罗网	(562)
第三〇章	笑里藏刀	(581)
第三一章	投桃报李	(601)
第三二章	视死如归	(620)
第三三章	闻警生变	(641)
第三四章	苦心孤诣	(661)
第三五章	化身示情	(680)
第三六章	虚名谬誉	(700)
第三七章	断经截脉	(721)
第三八章	师徒之恋	(741)
第三九章	无心纵魔	(760)
第四〇章	巫山双姝	(781)
第四一章	魔踪初现	(800)
第四二章	守株待兔	(819)
第四三章	见死不救	(839)
第四四章	华山大会	(860)

第一章 扑朔迷离

黄梅天，正下着毛毛雨。

湘北云溪镇外狭窄的土道上，蹄声得得，驰来一匹枣红色的健马。

韦松踞坐在马背上，不时引颈眺望前方，下意识地总觉今天马儿好像特别慢，慢得使人心烦，使人心跳。

离开家整整十年，十年荒山冷月，埋头苦练，熬过多少难耐的乡愁，度过多少寂寞的黄昏，十年虽不算长，但对二十岁的韦松来说，却几乎包括了他整个欢乐的童年，十年未见，母亲的鬓角上，不知又添了几许白发？屋前那株垂柳，应该又到发芽变青的时候了。还有爹爹的风湿病，不知会不会轻了些？

想到爹爹的风湿病，他就更烦恨这阴黯霉气的黄梅天，每年这个时候，爹爹的风湿病总是令人耽心的。记得十年前当他离家远赴衡山习艺，爹爹的病正重，但他老人家没有半点伤感或气馁，含笑将他唤到床前，抚摸着他的头顶，幽幽地道：“孩子，高高兴兴的去，将来高高兴兴的回来，别忘了你是金剑神镖韦如森的儿子，更别辜负你师父南岳一奇的

侠名，爹虽然老了，但还硬朗，爹会熬着等你十年艺成归来，当着你两位叔叔的面，把爹爹随身带了三十年的金剑交给你，那时候，爹虽死也就瞑目了。”

虽然经过漫长的十年，至今回想当年爹爹说这些话时，韦松眼中含着热泪，笑一阵，又叹一阵，那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他那时年纪虽小，但却有一点始终猜想不透——那就是，爹爹年不过五十，说来并不老，但为什么一个练武的人，竟会在壮年之际，染上了风湿症呢？

这个疑问，他问过爹，也问过师父，可是他们都讳莫如深，始终不肯爽爽快快地告诉他，这一闷，在心里闷了十年，今天回家，他决心要好好问问爹爹了。

得得的马蹄声，飞溅的水花，使他沉缅在回忆中，又把他从回忆中唤醒，转过一丛茂林，正是个交叉的十字路口，路边一株高大黄桷树，正淅沥沥向下滴着黄豆粒大的雨点。

韦松不由自主勒住坐马，伸出手，缓缓抚摸着那冰冷湿漉的树干，好一会，突然从马背上挺身而出，拨开乱枝，矫捷地攀上树顶，十分熟悉地从一个隐蔽的树洞中，取出一只铁制的小盒儿。

那盒儿上满是铁锈，显见放置的时间已甚久远，韦松小心翼翼的拂去锈渍，掀开盒盖，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欣喜的微笑。

盒子里放着一只布制的香袋儿，因为潮湿所浸，袋儿早已变了颜色，但仍旧可以看得出，那是一只轻过精心绣制的香袋，袋面上一对鸳鸯，一只栖息在湖面，另一只振翅飞。

韦松捧着香袋，含笑凝眸，好像从那陈旧的袋儿，望到

一双秀丽明媚的大眼睛。

他是他的小表妹，当他离家投师时，她不过九岁，然而，却在众人纷乱为他整理行装的时候，偷偷把他唤出来，手里正拿着这只香袋儿，娇羞地道：“松表哥，喏！拿去！”

韦松接了过来，脸上一阵红，悄悄道：“谢谢你，兰妹妹，可是，不知道师父许不许带这些玩意儿……”

兰妹有些生气：“傻瓜，你不会私自藏着，不让他看见？”说着，一扭身子，跑了。

但跑了没几步，忽然又自己站住，回过头来，半笑半嗔地道：“等你回来，要是没有这东西，瞧我会理你——。”

小身影奔过后园月门，韦松却傻愣愣站在那儿发呆，几经思忖，他终于决定不带它一块儿去衡山，他想：师父南岳一奇是个道士，我这一去，不管出家不出家，要是带着这香喷喷的小东西，给师父知道，一定会挨顿臭骂。

所以，他偷偷用铁盒儿把香袋收好，离家的时候，就悄悄塞进这棵大树树洞里，去时，他还慎重地设了誓：“十年后，要是我仍寻着这铁盒，得着这香袋，证明兰妹妹和我——。”和她怎么样？事隔十年，想起来还有些耳烧。

如今，他果然艺成归来，果然又拿着这只铁盒，得到这只香袋……一切都像十年前一样，可是，不知兰妹妹已变成什么模样了？

想着，他有些慰藉，又有些伤感，默默揣好香袋，抬起头来，眺望远方，那烟雾迷蒙的小山后，便是他十年不见的故乡了。这时候，母亲也许正在忙碌，厅堂里只怕闹哄哄全是客人，爹说过，在他艺成返家的今天，要邀请当年和他老人家并称“洞庭三剑”的蓝衫剑客梅维民、追云剑客吴涯，

以及亲朋好友，盛大庆祝，并且决定在席间，将他那柄金剑转赐韦松——那自然象征老一辈的从此退隐，让年轻一辈的仗剑江湖。

他不禁悠然神往，轻抖马缰，正欲前行，却在这刹那，突闻一阵急迫的衣袂飘风声响，由远而近！

转瞬间，十字路口奔来一群人，最前面的是一个神情凝重的老年和尚，金黄色的袈裟，黑色芒鞋，低头疾行，其速如风。

在他身后，跟着十七八名中年僧人，个个步履矫健，一望而知尽皆身负绝高内功。

这群僧人，脸色一股凝重，光天化日之下，毫无顾忌地施展“陆地飞腾术”赶路，一晃眼，已由东而西，从十字路口匆匆奔过。

他们谁也没有停一停，甚至连看也没有看韦松一眼，好像是根本不知树下有这一人一骑似的。

韦松怀着无限好奇，怔怔望着和尚们远去的背影，不觉诧异道：看这些和尚，气宇轩昂不凡，一望便知必是武林中名门大派弟子，是什么事使他们如此匆忙？如此凝重？好像有着沉重的心事和任务。

这念头尚未转完，蓦地又听得一阵急促的步履声，由远而近。

韦松讶然四顾，当时又是一怔，原来从东方大道上，又疾奔来一群道士，为首一人，纶巾羽冠，背插两剑，年纪在七旬以上，率着身后十余名中年道人，低头如飞从大树前奔过。

这些道人神情、人数，所去的方向，和刚经过那群和尚

一般，甚至赶路的匆忙疾速，也全然相同。

韦松大惑不解，忍不住向走在最后一名道人拱手叫道：“敢问道长——”

那道人未等他把话说完，精目一抬，冷冷地扫了他一眼，脚下不停，转眼间从韦松马侧擦身而过，连头也不回，匆匆而去。

韦松怅惘而立，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脑中尽翻腾着无数疑惑，暗忖道：真是桩奇怪的事，假如不是急着赶回家，我一定要跟去看看。

家，毕竟给了他更大的诱惑，他痴立片刻，耸耸肩头，一带丝缰，仍然选择了归家的小径，只是，雨还在纷纷下着，使他感到更加烦闷。

缓缓驰过小山，老远地，就望见家门前那株垂柳，果然，那软的枝条上，已经茂生着新绿，屋顶烟囱，正冒着袅袅炊烟，是母亲在厨下准备酒菜？他精神陡觉一振，“唰”地在马屁股上加了一鞭，健马拨开四蹄，风驰电掣冲下了山坡。

十年啦，他终于走近了怀念十年的家门，人未近前，早已大声呼叫：“娘！我回来啦！——”

屋中没有回应，准是大家正笑闹着没听见，韦松一挺腰肢，轻盈地跃落下马，连缰也顾不得拾掇，抢行几步，推开了屋门：“爹！我回来啦——”

猛可间，他语声倏忽而住，瞪着一双惊愕的眼睛，飞快地向屋中扫了一遍。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正厅中的酒席，席上罗列着菜肴，尚在腾腾的冒着热气，当中座位上，坐着他爹爹“金剑神

镖”韦如森，“蓝衫剑客”梅维民和“追云剑客”吴涯坐在上下首，对面客位空着，另外，一个眉须斑白的老人和一位浑身绿衫的女郎打横，一共五个人，四男一女，僵挺而坐，不言不动，毫无声息。

韦松从心底冒出一股寒气，抢步上前，沉声叫道：“爹爹，梅叔叔，吴叔叔……。”

谁也没回应，梅维民手里尚擎着酒杯，吴涯虚张着嘴，似在说话，又似在发笑，那斑发老人正举箸向盘中挟起一块鸡腿，手臂才缩回一半，绿衣女郎更使人心惊魄散，她——竟是表妹徐文兰——。

一切那么安详而甜静，宴会正进行得热闹，是什么原因，竟使他们遽然而止，五个人全都已经冰凉僵硬，气绝而死。

韦松惊恐得疾退数步，突然嘶声厉叫：“娘！娘！你在哪里？”

叫声中，身形似电，旋身直向通往厨下的门内奔去。

掠过门槛，猛和一个人迎面撞个满怀，他此时正当惊恐之际，“蓬”然一声，那人直被撞得倒飞而起。

韦松左臂疾探，快如电掣一把扣住那人腕肘，那人手冰凉，定神看时，那人正端着一盘热腾腾的鹿脯，竟是丫头梅香。

他伸手向她眼前晃了晃，梅香瞪目直视，早已死去。

韦松心胆俱裂，一摔手，松开梅香，错步间，穿过后廊，直奔厨下。

一脚踏进厨房，他心头顿时一宽，炉上炭火正旺，他娘背身站在火炉前，手里举着锅铲，锅里下着爆鸡丁，油辣火